



花事

〔法国〕科莱特 著

黄荭 译

花事

〔法国〕科莱特 著

黄荭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事 / (法) 科莱特著; 黄荭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203-2

I. ①花… II. ①科… ②黄… III. ①散文集—
法国—现代 IV. ①I56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126028号

总策划: 黄育海 陈丰
责任编辑: 吕晨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装帧设计: 高静芳

花事

〔法〕科莱特 著 黄荭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4 字数60,000 插页2
2014年9月第1版 2014年9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03-2/I·4111
定价: 20.00元

一九四七年，瑞士出版商梅尔莫提议定期给科莱特送一束不同的花；作为交换，科莱特要描绘众花中的一种。其结果就是一九四八年，洛桑的梅尔莫出版社出版了“花束”丛书中一本题为《花事》的小集子。

目录

玫瑰	1
百合	5
梔子花的独白	10
兰花	13
紫藤的习性	16
郁金香	19
“浮士德”	23
恶臭	26
金盏花	29
蓝	32
幸运花和石柑	34
铃兰花	38

红茶花	42
人工培育的风信子	45
银莲花	47
嫩芽	50
女门房家的侧金盏花	53
红口水仙	56
药草	58
马蹄莲	65
罂粟	68
铁筷子	71

外两篇

葡萄卷须	75
茜多	78

译后记

被花的闪电击中	115
---------	-----

玫瑰

她确实不是花季中开得最早的花。在她之前，我们这里春寒料峭的天气已经让紫罗兰、报春花、水仙、委陵菜花、苔纲花、水边的黄色鸢尾花盛开了……除非我们有魔法，或在热带，或在迷人的普罗旺斯，不然，怎能希冀玫瑰花在一月开放？

但我看到大家对她如此迷恋，故而我同意以玫瑰之名作为开篇；更何况前一次大战让她身价不菲，和小牛肝、菠萝的价格不相上下。“这朵玫瑰怎么卖？”一位女士腼腆地问道，从花店的门槛上探出头来。还没等别人答复，她用手捂住耳朵：“不要！别告诉我！”随即走远了。那是因为花店里绚烂的玫瑰仿佛有嘴唇、脸颊、乳房、肚脐眼、敷了一层说不上来的冷霜的皮肤，她们是空运来的，挺立在不起眼的花枝上，飘散着桃子、茶甚至是玫瑰的芬芳……一些可望而不可即的玫瑰。玫瑰，你那些旧日的情侣都到哪儿寻欢作乐去了？和所有韶华逝去、受了冷落的情人一

样，他们满足于歌唱你。他们透过玻璃橱窗凝望你。他们叹息着，只能贪婪地描述你，谈论你的模样，你杂交品种所特有的收得很紧的花瓣。我想他们和我一样，怀念有瑕疵的你的幸福年代。我们买上帝天然造就的你，这儿有个小缺口，那儿有点黄了，是我们负责来打扮你，除非我们更喜欢你有点残缺有点发黄的样子，一只金匠花金龟藏在你的花心。你像萝卜一样有太多的叶子，太多的花骨朵，一只小蜗牛爬在你的花枝上，你就像一位生气的少女一样多刺。现在，花店的人为你除虫，用钳子除刺，捉掉瓢虫和蚂蚁，除了花瓣最里头的两三层不去碰。

毫无瑕疵的美人，我更喜欢巴加岱尔公园^①里的你，拉伊玫瑰园^②里的你。我会在六月一个和煦清新的日子去看你，旋风将你卷走，让我们相信你依然还能随心所欲。在那里，我白白读到你无数的名字，上帝啊，转头我就忘了。我何必知道你的来龙去脉？缀了那些老将军、大工业家还有其他像罗比

① 巴加岱尔 (Bagatelle)：巴黎市郊布罗涅森林的公园。——译注
(本书脚注若无特别说明，皆为译注)

② 拉伊 (L'Haÿ)：法国地名，位于马恩河谷的一个市镇，以玫瑰园闻名。

内夫人的名字？赫里欧^①主席也就罢了，因为他有好花匠的怪模样和才能。但以我的标准给你取的名字更好，玫瑰，我私底下叫你紫色的罪孽、小杏子、雪儿、仙女、黑美人，你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俗名：“情动美人白玉腿”^②！

在我的窗下，几处水洼间，鸳鸯、布雷桑式^③的草坪、修剪成球状的蜀葵和美人蕉，我们还有经年常开的玫瑰花丛，它们经历了战争和霜冻都没有死去。它们没有哪一年不开花的，开了又开，在十一月前还会开一次。它们甚至让一区的孩子动了恻隐之心，他们可是调皮捣蛋出了名的。有一丛玫瑰通过特殊的嫁接，开着半黄半红的花。重重叠叠，另一丛玫瑰不堪承受主枝的繁花似锦……繁花似锦……怎么跟你们说呢……皇宫^④的这些玫瑰，这些神奇的玫瑰花丛，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形容，就算是我见识过的日内瓦式活水公园最美的时节，或许它们也会让瑞士的玫瑰园

① 赫里欧 (Douard Herriot, 1872—1957)：法国政治家，作家，曾任法国激进党的主席。

② 指的是一种淡粉色的玫瑰花。

③ 布雷桑 (Prosper Bressant, 1815—1886)：法国演员，他曾掀起一个发型的潮流，前面头发短而蓬乱，后面长发披肩，被称为“布雷桑头”。

④ 指作者寓居的皇宫酒店。

感到嫉妒罢？花枝上的玫瑰，花骨朵包得像一个个鸡蛋，之后突然怒放。玫瑰唤醒了巴黎市中心被喷泉囚住的彩虹，我搜肠刮肚找事物跟你们比拟，在怎样的伊甸园里才能采撷到和你们般配的花朵？……我认为自己找到了。你们几乎和簇拥在小栅栏围墙上倾泻下来的玫瑰一样美，覆盖了园丁的小屋，爬满了乡村旅店的外墙，这儿，那儿，还有别的地方，它们到处攀援生长，为了让我们惊艳，六月的邂逅，天意，明媚的日子，一位少女的孤独，一位爱遐想的老人的手和他的园艺剪刀。

百合

百合！你们中的一朵就足以代表天真。

我这么说，完全是不自觉的，好像不得不说。看到一朵或几朵百合，一群人中总有一个声音会文绉绉地援引马拉美的诗句：

百合！你们中的一朵就足以代表天真。

今天我独自一人在家，我女儿给我带来并留下一朵百合，我并没有忍不住差点叫道：“百合！你们中的一朵……”我有点心不在焉，声音也懒洋洋的。就好像我是在试戴一位女友的帽子或耳环，却看到边上的人满脸写着不屑，让我感到浑身不自在。我还想再试一次，从之前的诗句开始念起，为了让它更顺溜些：

孑然挺立，在一束古典的光线下，

百合！你们中的一朵就足以代表天真。

别再勉强了。要比我更艺术、更热爱才能不辜负这首诗——亨利·蒙多尔^①原谅我吧——是克洛德·德彪西^②的音乐确保了它的荣光。

我要追溯到久远的年代才能想起几个让我高兴的往昔的细节。当《牧神的午后》(*L'Après-midi d'un faune*)一方面让人质疑，一方面让人沉醉于它的陪伴，我已经见过当时儒尔·勒梅特^③——在《蓝色杂志》(*Revue bleue*)中，我想——向众人“解释”(原文如此)魏尔伦^④的小诗：

希望像马厩中的一束麦秸闪着微光……

对这一出乎意料的阐释，我没有忘记《女助教》(*La Massière*)一书未来的作者幽默多于合理，而可笑

① 亨利·蒙多尔 (Henri Mondor, 1885—1962)：法国外科医生和作家，马拉美研究专家。

② 德彪西 (Claude Debussy, 1862—1918)：法国作曲家。

③ 勒梅特 (Jules Lemaitre, 1853—1914)：法国文学评论家和戏剧演员。

④ 魏尔伦 (Paul Verlaine, 1844—1896)：法国诗人。

又多于幽默。他有马拉美一样的手法，一样的分量？我没有听到类似的风声。我只看到在世俗的三人组周围蜜蜂的嗡鸣，围绕在《牧神的午后》四周隐晦的流言蜚语，评论家指出人身羊足的山林牧神和两个凌波仙子的逸乐构成了一个奇数的组合。

我从没和诗人本人有过交往。他长满络腮胡子的可爱、尊贵的脸曾从我身边经过。我从未见过埃里克·萨蒂^①，他总是用力排挤我的一个前夫。从没见过莫泊桑，他执意要在某顿所谓的“花酒”之后跳到马恩河里去，以免充血身亡。从没碰到过巴尔贝·道尔维里^②所谓的长了鳞片的傲慢的魔鬼……然而我很高兴在那些年间做他们的同时代人，如果不说是他们的朋友，仅仅作为了见过他们的人。对我而言，没有什么资料比得上对一张脸的记忆，对它的色泽、瞳孔的瞳线的持久记忆，就像鸢尾花盛开的圆轮，额头、绒毛或裸露的脸庞、嘴和绵延衰老的唇纹，那张笨拙不知道如何说出自己的诗歌的嘴巴，但恰恰就是从这样的一张嘴中我会想听到：

① 萨蒂（Eric Satie，1866—1925）：法国作曲家，曲风简单幽默。

② 巴尔贝·道尔维里（Jules Barbey d'Aureville，1808—1889）：法国小说家。

百合！你们中的一朵……

这朵我今天欠它一缕幽思的百合，它就立在我的壁炉上，插在水里。卖花女用做女红的剪刀修掉了它黄色的花粉，没有了花粉，它现在干净、残缺而忧郁。在它之前，整个冬天，我们都能——只要肯花钱——拥有绿百合，它们曾给无数的英国新娘美好的祝福。香气熏人，绿百合也可以是一种语言和请求，向一位桀骜不驯的少女求爱。关于它我只知道这些，错误地认定只有白百合才是所谓真正的百合。这一朵是白色的花，肉嘟嘟的，纤细窈窕，傲然盛开。真可惜它总是被叶甲烦扰……叶甲是红脖子虫，红脖子虫就是叶甲。如果你把红脖子虫握在手中，它马上就会发出细细的鞘翅的抱怨声。在花园里，只有当叶甲用粪便去玷污百合的时候，园丁才会去除掉它们。

种百合首选的土地是菜园，边上挨着龙蒿、酸模和紫大蒜。一大片胡萝卜、几行漂亮的生菜，这也会让它喜欢。在我孩提时，它的光泽和芬芳是花园的主宰。当我驱赶红脖子虫的时候，我母亲茜多坐在屋子里，冲着我喊：

“把花园的门关一关，这些百合简直让人没法在客

厅里待！”

因此她同意我把它们像割草一样割掉，扎成花束在圣体降福礼的时候摆到马利亚的祭坛前。教堂又小又闷热，孩子们捧着鲜花。百合散发阵阵浓香，干扰了唱圣歌。有几个忠诚的信徒马上走了出去。另几个耷拉着脑袋睡着了，沉醉在奇怪的睡眠里。但是石膏塑的圣母像站在祭坛上，垂下来的手指轻轻碰着鳄鱼长长的下颌，脚边一朵半开的百合，她朝它宽容地微笑。

梔子花的独白

六点钟……至少白色的烟草是这么说的。但白色的烟草说了不算数。当我宣布是六点钟的时候才是六点钟。只有那时，露台、花园和整个世界才四处弥漫着我的芬芳。

六点钟，还不到……我才刚醒，我总是慢腾腾地起床。我迟迟不宣布确保我统治的精确和明智，夜晚在清晨收敛了它的黑暗，在东方隐约破开一个紫褐色的口子。

要度过的一天是漫长的。它延续的每时每刻我都屏住呼吸，傍晚我周遭的晚风让夜蛾子最初的飞翔晃晃悠悠的。我在丰腴的、松松合上的花瓣间沉睡，稍微有些凌乱，那是为了让人们不会把我和茶花平淡无奇的一丝不苟混淆起来。我睡着，在大白天，就像睡着一个又白又浓郁的隐秘香气。对我们其他盛开的、要扰人心智的白花而言，白天是我们绝不松懈的迷惑时刻。那时候，天真少女、无知少男、漫不经心的情

人用指甲掐断我们中间开花的一枝，淡漠地、带着不比掐了一枝毛茛更在意的神情，把它别在辫子或腰带上。当时，我还睡着，没有气味。但一旦时辰到了，“六点钟！”我就宣泄我狂热而沉默的话语。人们以为是一朵橘子花，一个食用伞菌突然附在我的身上，诱惑灵魂和肉体走向沉沦。天真少女变成了山羊，漫不经心的情人激情荡漾私奔了——当然不是一个人私奔！——，无知少男投身于一门我教他的科学，圆圆的地球上又多了一个疯狂的夜晚。

六点了。我慢慢变绿的白色花瓣还能容忍，在暮色依稀中，身边隐隐约约的白烟草，黯淡的海桐花和夹竹桃，怡然却姗姗来迟的寒丁子，玉兰硕大而有毒的果子——斯温伯恩^①所谓的“有一点污渍更美！”指的肯定不是它的果肉——美国木豆树的细雨，缺水而吸收海水的沙地百合，还有几乎和星星一样璀璨的茉莉花。我容忍所有这些夜间淡雅芬芳的持有者，确信自己没有竞争对手，除了，我得承认，一个对手……在她面前有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甘拜下风。在南方的某些要下雨的夜晚，某些肆意打雷闪电的午

① 斯温伯恩（Algernon Charles Swinburne, 1837—1909）：英国抒情诗人和文学评论家。